

“技术封建主义与文化霸权研究”专栏

“数字殖民主义”的构成、影响及应对

卢凌宇 宋博文

(云南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数据殖民主义”即数字垄断寡头与西方发达国家以算法为手段,以数据为原材料对广大世界人民和发展中国家展开财富与资源掠夺的形式。借助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的权力资源,“数字殖民者”建立了由“数字封建主义”和“数字垄断”构成的“数字殖民体系”。相比因特网时代,“数字殖民主义”对世界人民和经济欠发达国家产生了更消极的影响。为此,我国更应重视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以便更好地应对“数字殖民”所带来的风险。

关键词:“数字殖民主义”;“数字封建主义”;“数字垄断”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4)02-0146-12

0 引言

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数字科技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掌握着核心科技的西方国家由此开始了新一轮对发展中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掠夺与控制。数字垄断寡头和西方霸权主义国家以建立“封建主义式”的生产模式和对数字科技知识成果的绝对垄断这两大手段建立了新时代的“殖民体系”,即“数字殖民”体系。“数字殖民主义”的不断扩张也在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1 什么是“数字殖民主义”?

1.1 “后殖民主义”是“数字殖民主义”的前兆

在西欧封建时代与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殖民作为一种具有阶级性质的原始统治手段是普遍且常见的,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而在冷战时期,伴随着第三世界人民反殖民独立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老牌殖民帝国和它们维持几百年的殖民体系土崩

收稿日期:2024-01-12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引领胜利的铁翼’:中美混合团对日作战之探析(1944—1945)”(2024Y05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卢凌宇,男,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方法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宋博文,男,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史研究。

引用格式:卢凌宇,宋博文.“数字殖民主义”的构成、影响及应对[J].外国语文,2024(2):146-157.

瓦解,传统意义上的殖民也在不断发展的民族独立运动中终结。然而,广义的殖民主义——即以控制国际经济与国际规则的方式来影响与支配他国的行径并未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原因在于:以逐利为本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普遍存在于国际社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控制着当今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

在资本主义体系之下,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势必会导致财富集中。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财富集中的程度越来越高。在殖民时代,宗主国控制着殖民地的资源与财富。殖民时代结束后,控制并没有消失,而是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变本加厉。学者们称此种现象为“新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意味着发达国家隐蔽地渗透到对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政策中,对欠发达国家施加着无所不在的影响。这些影响与旧的殖民时代如出一辙。政策对象国对政策输出国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结果是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地区的“殖民地式”控制日益加强(McClinktock, 1992:84-98)。当今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得到广泛运用。掌握着数字科技的西方发达国家将技术变成了维持“后殖民”统计的犀利工具。“数字殖民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1.2 “数字殖民主义”的概念、内涵和源起

对于“数字殖民主义”究竟为何,学者们持有不同观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殖民主义遗产塑造了“南方国家”的初始状态——贫穷且缺乏发展潜力。这种状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过程持续至今,演化为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即数字殖民主义。库尔德利在解释这一新概念时,结合了当今在科技领域处于垄断地位的寡头攫取利益的实践,指出这是一种把人类日常生活本身当成新的分配资源的方式,一种通过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型资源获取方式,其基本特点是通过获取人类经验并将其转化为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数据。作为一种资源获取方式,它与旧殖民时代的掠夺非常相似。不仅如此,这种模式在持续地塑造着国际社会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常江等, 2022:4-11)。在数字殖民主义之下,数字垄断巨头通过攫取个人数据的方式控制了人民的生活。这种控制是由硬件厂商、信息平台企业与数字公司组成的“社会量化部门”共同实现的。这些垄断寡头夜以继日地搜集用户的数据,建构了一个庞大的数据监控体系,使得“数字殖民者”低成本地搜集到海量的信息并将其转化为可以利用的数据,从而实现“殖民掠夺”(Cloudry, 2019:4)。

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说,数字殖民主义的掠夺形式符合原始资本积累的特征。在实践上,各大科技巨头凭借着自身的权力强行攫取了世界人民的数据信息,人们丧失了隐私数据的所有权,被攫取的数据信息成为科技垄断巨头的私有资产(Thatcher, 2016:990-1006)。科技垄断巨头则可凭借自身优势肆无忌惮地将个体生产的数据从个体上剥离,使之转化为能够为其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商品(熊治东等, 2023:133-140)。

此外,数字殖民主义同样是大国博弈的新产物,因为在数字科技占据领先地位的发达

国家会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政治、经济领域的优势——这往往是在损失欠发达国家的国家利益基础上构建起来的(Mann et al., 2019:379-395),而这也与殖民体系的获利手段如出一辙。

上述对数字殖民主义的解释各有侧重。它们的一个共同点是认识到拥有科技优势的行为体形成了如同殖民帝国联盟一般的垄断集体。对内,他们控制社会思想,剥削剩余价值。对外,发达国家高效地掠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和资源,同时进行文化输出。

1.3 “数字殖民主义”的构件:“数字封建主义”和“数字垄断”

从概念构成角度而言,“数字殖民主义”的实现存在两大不可或缺的因素。首先,相关科技垄断巨头拥有相关领域的技术优势,从而使得垄断巨头持续不断地通过掠夺的数据获取超额经济收益。其次,科技垄断巨头和西方国家必须保证“被殖民对象”无法实现对相关科技的超越,因此,“数字殖民者”采取了各种手段保证核心技术与重要知识必须掌握在他们建立的“垄断集团”之中。上述行为被称作“数字封建主义”与“数字垄断”,它们的共同作用构建了“数字殖民主义体系”的基石。

1.3.1 以科技为原点的不劳而获——“数字封建主义”

“数字封建主义”思潮的形成源于近十年来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稳定且止步不前的经济发展状态。这样的状态无法带来生产力、生产方式“质变式”的革新,因此新的社会制度无法在当今时代产生。相反,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呈现出西方封建时代后期一样的特征——虽日渐僵化,但仍难以撼动。

当今的社会生产模式阻碍了个人的发展,就像当年封建社会阻碍资本主义性质的投资一样,学者们将如今的现状称之为“数字/技术封建主义”(Posner et al., 2018:232)。其次,数字封建主义是大型科技公司凭借着自身技术上的优势源源不断地获得收入的一种状态(Mazzucato, 2019:1-2)。莫洛佐夫对这种经济运行状态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他认为从经济生产模式方面来看待封建主义的话,其中一个特征便是统治阶级以牺牲被统治阶级为代价享受奢侈的生活方式,这是公权力私有化的体现,他认为这样的特征其实是“封建主义的重现”(Morozov, 2022:95)。

对“数字封建主义”的构成,叙皮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新自由主义与数字社会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再封建化”的两大组成部分(Supiot, 2013:129-145)。其驱动因素则来源于冷战结束后日益加速的“全球化”——全球化导致了以往国际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迅速改变(Supiot, 2017:225)。往日许多被禁止私人承包的行业(如能源、电力以及互联网建设等)由于新自由主义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得到了松动,究其原因是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效率最大化的事实使得各国选择了让渡部分权力,这会带来本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发展。叙皮奥同时也指出数字化的发展最终会剥夺数字化以前公民有权享有的合法权益——因为

数字化的存在,潜移默化地对公民的隐私与自由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Supiot, 2017: 225)。所以对合法权利的剥夺以及科技巨头凭借核心技术获得收入的发展趋势是推动数字封建主义最终形成的重要条件。

在数字封建主义体系中,大型跨国企业通过掌握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让它们在全球供应链中完全占据主导权并源源不断的获得收入(Durand, 2018:404-429)。无形资产、知识产权的进一步获取使得资源愈发的集中在了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手中,生产要素的流动因此受到更大的阻碍,由市场竞争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将难以实现,控制无形资产的集团将通过这种方式产生强大的能力,这使得他们可以按照数字封建主义描述中那样无需从事任何生产就可以获得剩余价值——这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盈利方式从生产力为主转向以拥有掠夺资源能力的权力为导向(Rikap, 2021:21-86)。

1.3.2 数字巨头对技术的绝对掌控——“数字垄断”

上述数字封建主义的描述表明,要实现“无需从事任何生产环节便可获利”,那某国或跨国公司必须对于知识产权、无形资产实现垄断——即“数字垄断”。杜兰德认为数字垄断是科技巨头以掠夺性手段获取利润。本应对垄断现象起到监督和遏制的政府选择了默许垄断和不劳而获的盈利方式持续发展。这是一种封建剥夺式的生产方式,而不是以往资本主义经济以创新为手段实现资本积累的方式(Durand, 2018:1-12)。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垄断还是今日的数字垄断概念,实现垄断都需要权力的支持,这表明垄断不仅是单纯的经济现象,更是与政治和法律密切相关。在数字垄断阶段,利用权力垄断相关资源比以往更加明显。因此,数字垄断的本质即权力对获取知识的途径以及知识产权的垄断,这样的垄断最终会导致不同体量的企业在获得新知识的能力上的差距更为明显;而对知识的垄断持续加深,会使得经济社会中大多数产业被巨头彻底垄断(Rikap, 2023:145-160)。

地缘政治是形成数字垄断的重要因素之一。布洛克在论及这个问题时指出,美国在获得了科技垄断地位之后,便从巩固自身霸权的角度将技术向自身盟友输出。在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在三星和台积电的建设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Block, 2008: 169-206),时至今日,这两大企业在美国主导下的“对华科技封锁”中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体现了数字垄断并非跨国资本单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它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与跨国资本所属国家的政治利益存在密切关系。

数字垄断形成的关键即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二者之间存在的共生关系,跨国科技巨头在垄断了数据与知识的前提下,保持了自身的绝对优势。对其他公司来说数字智能高度集中的存在是一个几乎不可逾越的壁垒,特别是当收集和处理数据所需的设备(如大型数据中心和海底光缆)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数据不仅庞大,而且种类繁多,这就催生了规模经济,人工智能算法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它们会自我学习和改进,进一步加速创新,

这就形成了一个高速发展的产业。在这个产业中,抢占先机的企业是无法被超越的(Rikap, 2023:145-160)。

综上所述,西方国家对知识和数据的垄断,以及科技巨头的“不劳而获”与对公众隐私数据的窃取,构成了如今的数字殖民体系,经济层面的变动终将会作用于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数字殖民的经济环境笼罩下,全世界范围内普通人民的生存资源与生存空间都被进一步挤占,势必会对广大人民身处的社会文化生活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

2 “数字殖民主义”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历史地看一个新兴技术的普及势必会改变我们的社会环境。数字时代亦不例外。由数字垄断巨头和发达国家共同掌握的数字技术产生影响的趋势,体现为逐步对社会生活的支配和控制,从而产生对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

2.1 “数字殖民主义”影响下的思想文化变迁

在数字时代,思想文化创作也随之发生了较大变化。伴随着数字科技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渗透与发展,数字时代的主流思想文化创作由过去强调“独一无二的精神体验”转向了“直观感受的精神娱乐”,即数字时代的艺术作品欣赏是不需要大众去做深入思考的,只需要在“消遣”中接受创作,成为心不在焉的观赏者(赵思奇等,2009:12-24)。这一论述在当今“数字殖民”影响下的文学创作领域是符合的,在数字垄断寡头的控制之下,追求利润最大化成为文学创作最为重要的目的。这样的价值取向影响了文学创作,导致如今的文艺作品开始变得“流水线化”“同质化”,其所传达的意义与价值也大都趋向于由西方发达国家和科技巨头共同构建的主流舆论,导致了近年来许多拥有深厚历史背景的影视作品为迎合主流舆论,作出了许多违背历史事实的“改编”,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主动地开始为“西方政治正确”服务,这也使得它们可以更好地在“数字殖民时代”生存与发展。如前文所述,充斥着“西方政治正确”的文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着受众的价值观和文化偏好,进一步确立了掌握核心技术的国家在娱乐文化产业上的主导地位,近乎统一的价值观输出对其他国家本土文化产生了侵蚀,损害了当地传统价值观的独立性。

“数字殖民”下的文学展出也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状态。基日涅尔就以自2011年启动的“谷歌艺术文化展示工程”(Google Art Project)为例,展示了这一时期不平衡的文艺作品展示状态。他的研究发现,谷歌公司这一自称“让文化更易接触”的项目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即大部分展出内容来自目前主导了“数字殖民”潮流的“英美文化圈”,即便是同为西方国家且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俄罗斯、法国,其展示也仅仅限于俄法两国的中心城市出展的文化作品,而“非西方文明”的艺术作品则更罕见。研究团队认为这个差异证实了数字殖民主义对文化领域的负面影响,即主导了“数字时代”的国家无限放大了本国在艺

术领域的成就,同时忽视其他国家从古至今创作的文艺瑰宝(Kizhner, 2020:607-640)。这种强大的数字力量将会推动相关文明成为全球文明的主导,而其他文明则将在数字科技构建的数字生活中被边缘化。最终,广大人民群众将会更少地接触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和传统文化,导致不同文明缺乏沟通交流,区域之间的文化思想将更加割裂,因文化间的互不理解造成的矛盾与冲突扩大。

“数字殖民体系”主导下的科技发展也将导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产生更加严重的数字鸿沟。在固化的数字生产体系和技术垄断的双重影响下,科技欠发达国家会因为无法获取到先进的数字技术和信息资源而处于弱势地位。为扭转颓势,科技欠发达国家不得不选择引进先进技术促进自身发展,从而形成一个技术扩散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伴随着“殖民冲动”,究其原因是技术在拥有者手中时,便不具有中立属性,因为拥有者可凭借其对资源、数据、设备和知识的转移进行再分配(Kling, 1983:67-84)。迫切寻求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往往在忽略数字化对本国影响的前提下引进技术。落实到思想文化领域,技术扩散带来的思想变迁会与输入地的价值规范、价值体系、文化等各方面因素产生碰撞,但为了快速发展的输入地往往会不假思索地对原有文化进行大范围“替代”(Lind, 1990:13, 156),导致的后果将会是技术输入国以自愿接受的方式,被技术输出方实现文化上的“技术殖民同化”。而大规模的“技术殖民同化”,将会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文化同质化的趋势,即越来越多的人在思想和文化上趋同。

2.2 “数字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社会生活变迁

进入“数字殖民时代”会对社会生活产生较大的影响,那是因为技术的推广塑造了不同的获取信息、参与线上生活以及改变日常生活的方式。因此,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不仅仅限于欠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人民也会受到来自“数字殖民”的影响。

哈亚纳辛就指出如 Facebook 一样的社交平台充斥着监视、操纵、虚假信息,同时以西方“政治正确”为标准的平台审核机制导致信息逐渐单一化与同质化,严重影响在网上交流、分享想法和表达自己(Vaidhyanathan, 2018)。祖博夫则警示了“数字殖民主义”渴望把网络虚拟世界转变为我们现实生活的企图。数字工具将会组织、引导、调整整个社会,将社会整体聚合于数字巨头的控制之下,这将会消除个性化的存在和一些如今看来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如再不警醒,“数字殖民者”将会无休止的彻底吞噬我们的隐私与思想(Zuboff, 2019)。诺贝在研究了大数据算法之后发现,其展示内容是具有偏见化的,而这样的偏见化展示强化了“数字殖民”体系的权力结构,最终将影响个人获取信息的途径,塑造他们的观点(Noble, 2018)。这些警告无不在证明一点,即数据殖民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变迁是消极的。

综上,数字殖民主义会影响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思维模式:首先,由于数字技术的普

及,信息的产生和传播变得更加迅速和广泛。社交媒体、新闻网站和其他数字平台提供了大量信息,但用户在有限的时间内难以理解这些信息,人们普遍会处于“信息过载”的现状之中,这会导致注意力分散、思维混乱和决策困难,无法有效地筛选出真正重要的信息。其次,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等数字平台采用个性化算法,根据用户的点击、搜索历史和社交关系,向用户推荐更符合其偏好的信息,导致用户只能接受与其观点相一致或可强化其观点的信息,这导致人们对信息的获取更加局限,对获取到的信息的理解也会产生更多的偏差,最终导致社会群体的隔绝,人与人之间最基础的包容理解也会随之弱化乃至消亡。

从个体生活而言,数字殖民主义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也是明显的。首当其冲的便是我们的消费模式的转变。数字垄断巨头所定制的算法优先为我们推送了与我们个人喜好一致的商品,潜移默化间改变了我们的消费模式。大型线上购物平台由于其科技上的垄断,成为我们日常消费生活的主导。消费者对它们产生依附性,使它们获利的同时也巩固了它们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统治地位”。其次,数字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改变了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尽管提供了全球范围内的连接机会,但同时也导致虚拟社交取代了面对面的交流,社交关系变得更加表面化和数字化。再次,数字殖民主义推动的线上工作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劳动市场模式,虽然这为一些人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但只凭借现有的技术,缺乏工作再培训与社会交流的劳动者无法通过线上工作提升自身的劳动技能,使得社会愈发隔离,劳动者更加孤立并且劳动岗位的不稳定性增加。

3 在“数字殖民主义”研究议程中形成的批判

数字殖民主义的发展对广大世界人民的影响是消极的。在这样的现状下,“数字殖民主义”的研究议程理所应当形成对其全方位的批判。

3.1 “数字殖民主义”的批判对象是掌握权力资源的科技寡头与西方国家

凭借数字技术构成的“殖民主义”体系需要雄厚的资源与强大的执行力,这说明拥有强大的权力是构成“数字殖民体系”的关键。以西方为首的发达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垄断既利用自身雄厚的权力资源,同时又将科技变革作为自己扩充权力资源的工具。在国家之间存在权力不平等的国际社会之中(Walt, 1985:3-43),拥有强大权力资源的行为体,可以对体系构建和财富的流动产生强相关的潜在影响。缺乏权力资源的国家在这一时期无法赢得真正的主权独立,而这样的不平等现状使得依附关系更为紧密(Conway et al., 2014: 111-115)。

增加权力资源的关键是牢牢地掌握住先进数字科技。鲍德温指出判断一个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权力大小,关键基于它占有资源的能力大小(Baldwin, 2013:273-297)。这说明了以西方为首的发达国家是如何一步步构建数字殖民体系的,即利用自身的权力在科技领

域实现垄断,同时将科技变革作为自己的权力工具,推动数字殖民的发展。数字殖民的实质即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权力资源”实现对内对外全方位、高强度的剥削与掠夺。综上,对“数字殖民主义”的批判,其实是对掌握权力资源的发达国家和科技垄断巨头的批判。

3.2 “数字殖民主义”批判思潮起源于生活状态的变化

批判“数字殖民”思想的直接原因是发达国家与科技垄断巨头控制下数字技术的发展导致发达国家内部普通民众与经济欠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模式朝着消极方向的改变。这些变化与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殖民扩张有着较多的相似之处——即对内加强剥削与压迫,对外进行扩张与掠夺。当今掌握技术权力的国家和科技垄断集团以他们的意愿塑造国际社会和国际制度,这是他们利用科技带来的权力资源实现了对信息流动和传播的控制。

西方发达国家对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垄断逐步加深了西方世界在全球范围内的话语权与统治权,这与殖民时代帝国主义国家对先进科技的垄断与控制是相似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拥有的科技实体和数字媒体平台控制了全世界大部分媒体的宏观叙事,它们掌握了全球话语权,同时企图在全球范围内塑造共同的价值观念。这种信息控制对外就如同宗主国对附庸国信息的封锁和潜移默化的同化教育一样,对内则扼杀了反对殖民政策的言论与观点。

如同莫洛佐夫所说的那样,当今社会就像是回到了过去。数字垄断巨头利用好听的广告标语、看似便利且优质的应用程序以及在虚拟世界无边无际的领地上所承诺的永恒的“数字幸福”,使得普罗大众都陷入精英与垄断寡头所构建的“封建殖民帝国”之中(Morozov, 2022:95)。在对外输出方面,欠发达国家在看到了双方巨大的差距后选择了饮鸩止渴,全盘接受来自“数字殖民者”的价值观和规则,最终导致这些国家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对内统治方面,普通民众则陷入由垄断寡头编织的“消费陷阱”“娱乐陷阱”之中不能自拔,比以往更加缺乏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人民无法获得现实生活中的满足,部分民众产生了“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的疑问,许多人开始反思,这是数字殖民主义批判产生的一大现实原因。

3.3 数字技术自身的发展是批判“数字殖民主义”的催化剂

技术在驱动社会变革的同时反映了社会现状,数字技术亦不例外。数字殖民主义思潮的产生根植于数字技术发展在社会层面上产生的许多负面影响,这些影响的产生最终引发了对数字时代的反思。

首先,数字技术的发展是在尽可能地搜集数据信息的基础之上不断得到发展的。科技巨头对自身用户乃至广大人民群众私人数据的窃取和利用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因为

数据是数字技术发展的“生产原料”。这种有明文法律规定却仍然可以肆无忌惮地窃取用户数据的事实反映了掌握技术的垄断巨头与发达国家凭借着自身丰富的权力资源,彻底对私人数据拥有了控制权与所有权,而这也形成了监视资本主义(Zuboff, 2022:252-257)的发展,这与殖民时代殖民者对于原材料无休止的掠夺是如出一辙的。

其次,数字媒体平台在当今社会日益成为控制信息、舆论流向的“守门人”。它们控制着叙事,影响着公共话语。广大民众对发达国家长期管控的舆论产生了厌倦。对舆论进行塑造和控制的权力来源于不断发展的技术,控制舆论的西方媒体公司是发达国家的一部分,这与历史上少数实体控制资源和信息获取的殖民结构相呼应。此外,与数字媒体平台相结合的文化产业对发达国家和垄断巨头在塑造全球统一的文化价值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某些平台、内容和语言在数字空间中的主导地位有助于“文化同化”。而这种同化与殖民列强将其文化规范强加于被殖民领土的历史进程是相似的。

由此可见,技术发展和数字殖民主义之间存在着强相关关系,而这样的发展使得国际社会无休止的权力斗争、文化渗透与同化和经济剥削等原本存在的国际问题更加恶化。这也加深了垄断资本、发达国家与人民群众、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异与矛盾。在这一过程中,对于数字殖民现象的反思则更为频繁。究其原因,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国际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同时影响了权力结构、经济关系和文化交流。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技术对社会带来的直接改变终将会成为批判思潮产生并发展的“催化剂”。

3.4 如何应对“数字殖民主义”:西方左翼学者的视角

数字殖民主义的扩张也引起了西方思想界中的左翼学者在应对数字殖民主义方面的研究兴趣。总的来说,西方左翼学者的主流思路分为三个路线,首先是利用数字技术对抗数字殖民的扩张;其次是在数字殖民体系之中,通过增强工人本身的重要性,以应对资本家肆无忌惮的剥削与掠夺;最后则是呼吁工人团结起来,形成批判理论并指导实践,从而形成反对数字殖民主义扩张的有利舆论。

施耐德提出“可治理的‘堆栈(Governance Stacks)’”用以阻挡数字殖民的观点。在他看来技术本身并不带有任何的阶级属性。它既可以被用来统治人民,也可以成为工薪阶层、经济欠发达国家实现自治和抵抗的有利工具。不断扩大的自治行为最终可以打败新殖民潮流。“堆栈”将会是“我们如何将世界划分为主权空间的新架构”。他认为堆栈必须形成规模,才能对抗大公司数字殖民的攻势(Schneider, 2022:19-36)。

珀奇分析了技术变革时代德国工人的劳资矛盾。德国的数字化发展分散了劳动力,降低了社会福利标准,恶化了工作条件,加剧了权力失衡,从而损害了劳工的利益。但近年来国际社会环境的变化并不是完全不利于劳动者的,如算法化企业管理、跨国线上办公以及数字化零工的实践使得德国企业对技术—雇主—工会(工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

审视;数字化的推进也促进了国家更加重视公立教育在技术教育与技术研究中的主导地位。珀奇认为技术变革使得技术本身变得愈发重要,而创造与发明技术需要拥有强大技术专长的工人,这便意味着工会(工人)同样有资本对抗数字殖民潮流的步步紧逼,为此劳工组织应进一步加强内部的团结,与大型企业保持着既合作又对抗的态势,以改善科技发达的西方国家内部工人在数字殖民时代被剥削、被控制的不利处境(Pöttsch, 2022:82-100)。

绍普在数字殖民体系不断建成的大背景下,以德国制造业和物流配送中算法控制的体力劳动为例,提出了“无产阶级对抗数字控制论”的思路。他认为工人的技术生产处于算法计算之中时,便是实现“自下而上的技术政治”的最佳时机。算法导致的数字殖民体系之下的人身控制与失业潮将会给予全球工人阶级以警醒,从而凝聚工人、工会和左翼政治团体对抗数字垄断寡头肆无忌惮的殖民扩张,为此他认为对抗数字殖民首先应反对技术的使用违背科技进步的初衷,因为科技进步的初衷既要提高生产力,也要减轻劳动者的工作压力;其次,应在工人之间建立团结关系,从而抵抗针对工人阶级的数字殖民文化,同时形成属于工人阶级的批判思潮(Schaupp, 2022:11-31)。

4 结语

本文的分析表明“数字封建主义”和“数字垄断”构成的“数字殖民主义”本质上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新时代的产物。其产生的消极影响将会使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朝着更消极的方向发展,这同样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在警惕数字垄断巨头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行径”的同时,也应清楚科技本身是中立的这一事实。由人民掌握的生产技术自然而然会为全人类的发展与进步服务。鉴于此,我们应正确看待数字技术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万立明等, 2023:150-159)。问题的本质在于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国际生产关系的不平等,世界人民要共同面临的挑战是新形势下的殖民扩张本身(蓝江, 2022:130)。其次,“科技强国”战略在当今数字殖民主义扩张的前提下更加重要。作为施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世界大国,增强科技实力让我国更具国际话语权,我们将更好地在科技全球流通领域传递“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从而成为抵挡“数字殖民”潮流的中坚力量。最后,我们也应重视“数字殖民主义”相关的议题研究进程。虽然广大西方学者对“数字殖民主义”的态度偏向于批判,但也有一定数量的左翼学者对我国在世界科技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产生了误读,如部分学者将我国对国家安全的重视归为了“监控资本主义”的一部分(Zuboff, 2022:252-257),也有学者将中国数字科技企业定性为“数字殖民者”(Couldary, 2019),这说明西方学者或多或少地被西方话术所影响,因而在“数字殖民主义”的研究中出现了许多对我国不客观的评价。据此,我们应加强相关议题的研究,增进与西方学界的交流,传达来自中国学术界的看法与观点。一方面,这将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

义及其延伸的相关理论。另一方面,我们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以及成熟理论
的输出也将帮助世界人民对抗数字殖民,使得全世界人民可以摆脱数字殖民的威胁,共享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进步果实,真正实现互利共赢。

参考文献:

- Baldwin, David A. 2013.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9):273-297.
- Block, Fred. 2008. Swimming against the Current: The Rise of a Hidden Developmental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J]. *Politics & Society*(6):169-206
- Couldry, Nick. 2019. *The Costs of Connection: How Data Is Colonizing Human Life and Appropriating It for Capitalism*[M].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nway, D. & N. Heynen. 2014. *Dependency Theories: From ECLA to Andre Gunder Frank and Beyond*[M]. New York: Routledge.
- Durand, Cédric. 2018. Techno-féodalisme - Critique de l'Economie Numérique[M]. Paris:ZONES.
- Durand. 2020. Intellectual Monopoly in Global Value Chains[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9):404-429.
- Holger Pötzsch 2022. Labour Struggles in Digital Capitalism: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Worker Organisation, Mobilisation, and Activism in Germany[J]. *Triple C* (1): 82-100.
- Kizhner, I. Terras. 2020. Digital Cultural Colonialism: Measuring bias in Aggregated Digitized Content Held in Google Arts and Culture[J]. *Digital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ities*(9):607-640.
- Kling, Rob. 1983. Value Conflic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ing Applications: Cases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J].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1):67-84.
- Lind, Per. 1990. *Comput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odel and Reality*[M]. London: Routledge.
- Mann, Monique & Angela Daly. 2019. (Big) Data and the North-in-South: Australia's Informational Imperialism and Digital Colonialism[J]. *Television & New Media*(4):379-395.
- Mazzucato. 2019. Preventing Digital Feudalism[J]. *Project Syndicate*(10):1-2.
- McClintoc, Anne. 1992. The Angel of Progress: Pitfalls of the Term "Post-Colonialism"[J]. *Social Text* (32):84-98.
- Morozov. 2022. Critique of Techno-feudal Reason[J]. *New Left Review*(4):95.
- Noble, Safiya Umoja. 2018. *Algorithms of Oppression: How Search Engines Reinforce Racism*[M]. New York:NYU Press.
- Posner, Eric & Glen Weyl. 2018. *Radical Markets: Uprooting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for a Just Society*[M]. Princeton.
- Rikap, Cecilia. 2021. *Capitalism, Power and Innovation: Intellectual Monopoly Capitalism Uncovered*[M]. London:Routledge.
- Rikap, Cecilia. 2023. Implications of Digital Intellectual Monopolies[J]. *New Left Review* (2):145-160.
- Schaupp, Simon. 2022. Cybernetic proletarianization: Spirals of devaluation and conflict in digitalized production[J]. *Capital & Class* (1):11-31.
- Schneider, Nathan. 2022. Governable Stacks against Digital Colonialism[J]. *Triple C* (1): 19-36.
- Suptot, Alain. 2013. The Public-Private Re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oday's Refeudaliza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1):129-145.
- Suptot, Alain. 2017. *Governance by Numbers: The Making of a Legal Model of Allegiance*[M]. London: Bloomsbury.
- Thatcher, Jim. 2016. Data Colonialism through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New Metaphors for Daily Data in Environment

- and Planning D[J]. *Society and Space*(6):990-1006.
- Vaidhyathan, Siva. 2018. *Anti-Social Media: How Facebook Disconnects Us and Undermines Democrac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lt, M. Stephen. 1985.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World Power[J]. *International Security*(1):3-43.
- Zuboff, Shoshana. 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 Zuboff, Shoshana. 2022.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J].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1):252-257.
- 常江,田浩,尼克·库尔德利. 2022. 数据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的最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与数字文化批判[J]. 新闻界(2):4-11.
- 蓝江. 2022.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万立明,刘菁菁. 2023. “数据殖民”的基本特征与主要影响[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150-159.
- 熊治东,刘箭. 2023. 数据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J]. 社会主义研究(3):133-140.
- 赵思奇,杨倩. 2009. 试论媒介变革对文学的影响[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2-14.

“Data Colonialism”: Structure, Impacts and Our Countermeasures

LU Lingyu SONG Bowen

Abstract: “Data colonialism” means that digital monopolies and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exploit use algorithms as a means and data as raw materials to plunder wealth and resources from th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particularly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the help of the power resources held by Western countries, contemporary “digital colonists” have established a “digital colonial system” composed of “digital feudalism” and “digital monopoly.” Compared with the Internet era, “digital colonialism” has been exerting a mor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and economically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For this sake, China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s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various domai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a view to better deal with the risks brought about by “digital colonization”.

Key words: “digital colonialism”; “colonial feudalism”; “colonial monopoly”

责任编辑:李小青